

社

會

柱

石

易

十

原

若



卷下

商務印書  
館印行



說部叢書

編五第

楊山木譯

# 救貧叢談

一冊 二角五分

現在社會上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貧富

懸絕的問題換一句話說，就是現代社會現象  
多數人民都在窮困狀態之下；少數人民却擁  
了驚人的巨富，這本書就是研究這個問題的  
一部好書，內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說歐美各國  
窮人的現狀；第二部分，說社會上窮人衆多的  
原因；第三部分，說救貧的方法。說理透晰，譯筆  
暢達。凡是想研究社會問題求新智識的人，都  
不可不看這本書。

元(608)

992665

(社會柱石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名號

登記號

民國十年十月有

劇名  
**社會柱石卷下**

第三幕

佈景——仍在前一間房中。培尼克手中握著一根棒。怒氣勃勃的從左面的房中出來。門兒半開著沒有帶上。

尼克（向他夫人說。他夫人在旁的一間房中。）此刻我可做一些威嚴給他瞧了。我料他未必能忘卻這一頓打。你怎麼說？——我說你是個沒有見識的母親。你往往替他疏通。他做了甚麼惡事。還給他掩飾過去。——還說不是惡事麼。如此你又怎樣說法。夜中他溜出屋子。坐了漁船出去。直到天快子纔回來。我罵了他又著惱。又大大的吃驚。我責備他時。這小無賴還敢撓嚇我。說要一溜烟逃到遠處去。不再回來。好啊。姑且讓他試一試。——你麼。

不見得。你對於他似乎也不甚在意。他要是斗的殺死了。便怎麼處。我身後還有事業留在世上。萬不能沒有兒子給我繼續下去。啓齒。你不要再反對了。我已把他監禁在屋子裏。(聽著)別做聲。不要給旁的人瞧出我心中想念的事。(克拉泊從右面進來)

克拉泊 密司脫培尼克。你能許我談一會麼。

培尼克 (拋去他的棒)使得使得。你可是從造船場中來。

克拉泊 是的。哼哼——

培尼克 怎麼樣。我望那「櫻櫛樹」號可沒有出甚麼岔子麼。

克拉泊 那「櫻櫛樹」號明天就能開駛了。但是——

培尼克 你說那「印度女郎」可不是麼。我疑那固執的漢子——

克拉泊 「印度女郎」明天也能行駛了。不過我敢說定他決不能行駛到遠

處去呢。

培尼克 你意中說甚麼。

克拉泊 先生。請恕我。那門正在近邊。隔房中怕也有人在著。——

培尼克 (關上了門) 門關了。你又要說甚麼禁止旁聽的秘密話兒。

克拉泊 是這麼一回事。我料那安納決意要使「印度女郎」行駛出去。沈在海底。把那船上幾百家母親的兒子。一起葬送了。

培尼克 呀。好的上帝。你怎的如此想。

克拉泊 先生。這是想得很不錯的。

培尼克 你不妨把這事縮短了告訴我。

克拉泊 我和你說。自從我們在造船場中裝了新的機器。用了生手的工人。

那邊的工事便延緩下來。這個你可知道麼。

培尼克 我知道。我知道。

克拉泊 但是今天早上我到造船場中去時。卻見他們修理那美國船。進步得分外快。船底上那個大窟窿——就是那爛去的所在。你知道——

培尼克 是啊是啊。這窟窿怎麼樣。

克拉泊 已完全修補好了。——瞧他表面都已遮蓋過去。像新的一樣完好。我聽說安納自己也全夜的在燈光中做工呢。

培尼克 是啊是啊。怎麼樣。

克拉泊 我在頭腦中想了一想。趁他們工人吃早飯去時。就得了一個好機會。把那船裏外查看了一遍。卻沒有人瞧見我。接著我又從貨艙中下去瞧他的船底。可就瞧出真相來了。密司脫培尼克。這其間很有些可疑之處呢。

培尼克 克拉泊。我不能信這些話。我不信安納有這種事。

克拉泊 不信可也沒法。然而這是實在的。瞧他們進行中的工事。委實使人起疑。據我瞧去。沒有一些新的木料裝上去。不過用些帆布和油布之類遮遮蓋蓋。全是哄騙人的。那「印度女郎」決不能開到紐約。包管他像碎壺子一般沈沒在海底呢。

培尼克 這真可怕極了。但據你想來。他打的甚麼主意。

克拉泊 或者他要使新機器失去信用。——報他的仇——更想要挾你仍許舊工人回來做工。

培尼克 他爲了這事。就要把全船的性命都供他犧牲麼。

克拉泊 他前天曾說那「印度女郎」船上並沒有人在著。——都是些野獸。培尼克 是的。除了這個。難道他也不想我資本上要受大損失麼。

克拉泊 密司脫培尼克。安納對於資本一層。本來不把親善的眼光瞧去的。

培尼克 這話完全不錯。他是一個煽惑人心的人。和激動人家不滿意的人。但是像這種事。未免太沒有顧忌了。克拉泊。你聽著。你須得再去調查這件事。不要和旁的人提起一句。倘給人家聽得了。可要把罪名加在我們造船場中咧。

克拉泊 這個自然。但是——

培尼克 你等工人們吃飯去時。再到船底去查看一回。我要知道他的實在情形。

克拉泊 先生。我理會得。但請你老人家恕我動問。你如今對於這件事。想怎麼樣辦去。

培尼克 報告官中。這是當然的事。可是這種罪名。非同小可。我們斷不能牽在裏邊做幫兇。我良心上也斷斷容不得有這種事。不但如此。我倘把他揭

破了。使報紙和公衆兩方面都起一種好的感想。說我不顧私利主持公道呢。

克拉泊 密司脫培尼克。一些兒也不錯。

培尼克 只是第一步須先給我知道一個實在。同時你不要漏出一句話去。  
克拉泊 先生。一句也不說。我總得給你知道一個實在。（走出去穿過花園。  
直到街中）

培尼克 （一半兒放出聲音）可怕得很。然而這種事是不能有的。也是想不到的。（正要回身到他書房中去。海爾麥忽從右面進來。）

海爾麥 楷斯頓早安。我賀你昨天在商會中的勝利。

培尼克 謝謝你。

海爾麥 我聽說這實是最榮耀的勝利。這是有見識的公衆精神。戰勝自私

心和成見的勝利。好像德國大軍攻打那開別爾人一樣。想不到你在這裏經了一番不快樂的事。還能——

培尼克 是的是的一些不錯。

海爾麥 但是最後的決戰。還沒有交手咧。

培尼克 你可是指那鐵路問題麼。

海爾麥 正是我料你總已知道哈麥那廝。正在釀造出亂子來呢。

培尼克 (很懇切的問)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海爾麥 他很相信四下裏傳布的謠言。預備要做一篇文章論這件事。

培尼克 甚麼謠言。

海爾麥 不消說就說那沿著支路線大買地產的事。

培尼克 怎麼說。竟有這種謠言傳布開去麼。

海爾麥 已傳布到了全鎮。我上俱樂部時就聽得這話。他們說我們所請的律師中有一人已受了委託。悄悄地把林地礦地和全部的瀑布一起買了。培尼克 他們可曾說爲了誰買下的呢。

海爾麥 他們在俱樂部中都疑是那一家公司買下。和我們鎮中並沒有關係的。他們多分已探知了你手中的計畫。因此趁著這些地產沒有漲價的當兒。趕快買去。這主意不是很刀惡麼。哼——

培尼克 刀惡麼。

海爾麥 怎麼不是。他們鎮外人。竟要把指兒伸到我們的大饅頭中來。我們這裏竟還有一個律師幫著他們幹事。這麼一來。可不是把我們的大利一起給外人奪去麼。

培尼克 然而這話畢竟是一種沒用的謠言。

海爾麥 但是人家都相信這話。我知道明天或是後天。哈麥那廝一定要把他當做實事。生生的抓住了。鎮中早已起了一種憤憤不平的評論。我聽得有好幾個人說。這謠言要是證實了。他們便要從認定投資的名單中。取消他們的名字。

培尼克 這個不能。

海爾麥 可不是麼。但你怎麼不想這些一心圖利的人。爲甚麼定要和你一塊兒圖利。他們早已向有利處先去鑽了。

培尼克 我敢說斷沒有這種事。我們的小團體中。是很有公共精神的。

海爾麥 我們的團體中麼。你向來是個抱定樂觀的人。所以把自己的心推測到旁人的心。都是如此。然而我卻是一個老於觀察的人。這裏除了我們自己。簡直沒有一個人撐起理想的旅幟來。(走向洋臺)哼。我能瞧見他們

在那邊。

培尼克 瞧見誰。

海爾麥 就是我們兩個美國來的朋友。(向右面望出去)和他們在一起走的是誰。不是那一印度女郎的船主麼。哼。

培尼克 他們和他又有甚麼瓜葛。

海爾麥 和他們倆合在一起可再配沒有了。瞧他模樣兒活像是一個販賣奴隸的人。又像一個海盜。他們倆在這幾年中做些甚麼事。又那一個知道底細呢。

培尼克 你把這樣推測他們。未免太刻薄了。

海爾麥 是啊。你原是一個樂觀家。但是他們又來了。又來惱我們了。我來得及便避開去。(向左面的一扇門走去。勞娜從右面進來)

勞娜 嘴。海爾麥。我可是趕你走麼。

海爾麥 不是不是。我正忙著。要去和蓓茵說一句話。（入到最遠的一間房中去。）

培尼克 （不做聲了一會）勞娜。

勞娜 是啊。

培尼克 今天你對於我怎樣想。

勞娜 仍和昨天一樣。多少是一句謊話！

培尼克 待我再把你開導開導。約海到那裏去了。

勞娜 他要來咧。先去瞧一個人。

培尼克 昨天你甚麼話都聽得了。要知道你倘把真相宣布出去。可就把我的一生全個兒毀壞咧。

勞娜 我理會得。

培尼克 况且我也並沒有犯那人人傳說的罪名。

勞娜 如此那一個是賊呢。

培尼克 沒有賊。當時原沒有偷甚麼錢。一並沒有偷一個辨士。

勞娜 怎麼說。

培尼克 我和你說。並沒偷過一個辨士。

勞娜 如此那謠言從那裏來的。那種可恥的謠言怎麼傳布開去說約海——

培尼克 勞娜。我不能和旁的人說。卻不妨向你說。決不敢隱瞞一句。那時一

半兒須歸罪於我。因而就是我傳布這個謠言的。

勞娜 你麼。你竟這樣對待那個爲了你犧牲一切的好人。

培尼克 不要怨我了。要知那時被情勢逼著。不得不如此。昨天我早已和你

說過咧。我回到家裏。見我母親正陷在一個極窘迫的地位。我們遇了種種的惡運。那惡運竟像雨一般著在我們身上。我們一家快要破產了。我一半兒著急。一半兒失望。勞娜。我那時思想也似乎死了似的。就鬧出那件尷尬的事。直到約海出走了。方始定了心。

勞娜 哟。

培尼克 當時他和你出走以後。各種的謠言都起來了。許多人說這還不是他第一件罪孽。那道爾夫實是得了一大注錢。因此一聲兒不響的先溜去了。又有人說那女的曾得了錢。這當兒我家自然也在旋渦之中。很難發付。那些人胡亂揣測。道我們也是有關係的。但是那女的留在這裏。卻在窮苦中度日。於是那些人又改變論調。說約海逃往美洲去時。實是帶著錢同去的。謠言中又時時提起那錢的數目。竟一天天的加大起來。

勞娜 楷斯頓。你—

培尼克 我抓住了這個謠言。直好似沈在河中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的一般。

勞娜 你助著把這謠言傳布開去麼。

培尼克 我並不去駁斥這個謠言。聽他傳布。不多時我們的債主都逼上來了。我就沒法使他們別鬧。那結果便使他們對於我們公司不穩的疑懷一起打消。說不過暫時交了惡運。目前不必苦苦相逼。寬限幾時。那一切債務。都須不折不扣料理清楚的。

勞娜 那債務可會料理清楚麼。

培尼克 勞娜。自然理楚。我就借重那謠言救了我們一家。也使我做成了今天這麼一個人物。